

臞

軒

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三

論

高帝論一

宋 王邁 撰

人惟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惟能忍於其小也而後可以成其大古之人有行之者高帝是也何謂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天下之大非利於小者所可圖也匹夫匹婦之爭止於葷食豆羹而已也於此而有人

焉不惟不爭之而且遜諸鄰而不受則一鄉之人莫不  
畏服之矣為一鄉之所畏服則一鄉之事彼固可得而  
辦之也推而上之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無  
他人以其所不為信其能有為也項羽以蓋世之氣  
直欲摧岳岱而傾河海然觀其心度之所安大抵知有  
楚而不知有天下故其貪戀故國之榮不啻如畫錦之  
快是其志已可悲也宜其天下不得而有也高祖微時  
貪財好色之心本錮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

曾不以動其痼疾是何貪於前而廉於後也其心今日  
之所欲固甚於前日之所愛者也前日之所愛者溺焉  
今而能果敢決裂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氣  
量甚高志趣甚遠秦關百二之險帝固得而隘之矣楚  
衆百萬之強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於  
其旁其敢以平昔在山東者而藐之哉劉項成敗吾不  
決於垓下之圍固已決於項羽眷戀歸楚之日高帝入  
關無所取之時矣何謂忍於其小而後能成其大天下

之大非有以容之則天下皆吾敵也少年豪傑之徒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以言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有上人之志而能甘心以下人有集事之謀而未嘗與事爭勢忍小忿而成大謀屈一時而伸於後日此則勇者之所畏也方天下發難之初秦兵常勝逐北羽獨破秦軍虜王離走章邯降欣翳兵鋒所加至必糜潰及聞高帝先入關則瞋目裂眦如驕鷹猛虎之不可犯是故每與漢戰有勝無負吁亦壯矣而高帝則惟恐其戰之

不力而勝之不亟也鴻門之役鋒刃臨前而不之忿也  
彭城之敗睢水不流而不之駭也失衆於滎陽跳身於  
鴻門中弩於廣武生死患難迫其前而其心則休休如  
也置太公於高俎而不以為辱棄二子於後車而不以  
為憾南鄭之遷屈節從之鴻溝之約強顏受之寧為之  
摧挫困躓而不願較其是非曲直也寬之使不吾疾狃  
之使不吾慮豢之以飽其慾驕之以昏其智示其弱而  
殺其怒待其間而乘其斃然後全其鋒而破之於垓下

雍容談笑遂置羽於死地前日之摧挫困辱者於是乎  
一洒之矣嗟夫唯天下之至廉者為能貪惟天下之至  
怯者為能勇帝居項氏於貪而自處於廉故彼之貪反  
為我所利帝居項氏於勇自處於怯故彼之勇反為我  
所敗藏貪於廉藏勇於怯帝之術神矣其事偉矣

高帝論二

子房高帝之著龜也帝以聰明精敏照臨臣下蕭曹婁  
鄒不足以望清光然猶時出一謀一畫以為助帝皆開

樊容納之至於臨大事決大疑處大緩急未嘗不以質  
之子房甚矣子房之大有造於漢也自今觀之南陽之  
捷帝意欲西良乃力陳危道之諫遂得以敗秦拔宛設  
無良言則秦攻其前宛制其後能無失機之悔耶武關  
方入帝欲擊秦良乃設為益幟之計於是大破秦師設  
無良言則以我之寡犯敵之衆能無覆師之懼耶既敗  
秦兵西入咸陽即欲止宮休舍樊噲之諫不從遂以問  
良良則曰願聽噲言是以灞上之師遽還否則盡於聲

色沮撓軍氣禍孰甚耶衆口盈庭請都雒邑帝乃唯唯從之婁敬之言未入遂以問良良則曰敬言是也是以關中之都遂定否則形勝一失進退無據危孰甚耶楚兵方張力非其敵關東之地孰與守之使帝不以問良則遣三大將之計無所聞將恐咽喉之地先為敵據天下安知為我有耶刻印苴茅封六國後事已垂成誰敢言者使帝不以問良則八不可之說無所聞恐賢士解體勅敵並興安保其不長亂耶韓信跋扈難制守地於

齊假王之請驕色可掬帝之怒極矣使良不悟於躡足  
之頃則信不軌之謀立談而泄况肯終身為帝用耶封  
賞方行人懷怨望沙上聚首良可寒心帝之慮深矣使  
良不出先封雍齒之言則此曹機械日深或有倒戈震  
主之事何以制之耶凡此數端皆切於成敗存亡之大  
計者子房能為帝言羣臣之所難言知羣臣之所不知  
故曰子房者高帝之著龜也天下已定之後帝溺於愛  
欲立如意劉氏之業昔以艱難辛苦而得之者幾嘗試

於一擲叔孫通儒者曉曉於口舌間而周昌且欲以死守之子房是時若無預於此呂后使人以高枕而卧之言責之彼豈苟卧者哉端居深念慨然有得四皓朝來而儲貳暮定矣蓋子房從帝於患難中窺見帝之肺腑為甚精熟是以察其機而投之商山之老帝所願致而不可得一旦以太子故盥沐來前帝知人心有屬矣羽翼之成蓋有所警而動也是則四皓者高帝之良藥惟子房知其受病之處投之一劑而帝之宿恙即解其功顧

不偉歟伊川嘗曰高祖幾曾用張良良用高祖耳吁有  
旨哉

高帝論三

自古英雄之君出而得志天下固其神機廟謨弛張闔  
闢有非淺智未議所可窺測然至於摧敗困衄倉皇窘  
迫之際智窮而無所施力憊而無所用而卒能宏濟艱  
難以成大功者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秦失其廉高  
皇帝披荆棘冒霜露以與羣雄共逐之而驍暴強鷙與

漢角立者楚其勦敵也羽奮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爭天下先鋒所加飄忽震蕩如暴風凌雨高帝無尺土之階獨以一身橫當乎其衝徘徊反側不能以自定宜若不得遂其志而卒之破羽垓下成功若是之果者人孰不以為帝之智略足以辦此而奔走前後諸臣預有力焉余謂不然帝之於天下最無心於得之者無心於得而竟得之天蓋有心於相漢也初帝起自沛中蕭曹皆文吏自愛欲稱兵倡亂恐事不就秦族其家獨以帝為

人望所屬故共推戴之以為兵首此非帝有心於利天下也秦兵方強諸將莫利先入關懷王與諸將謀遣長者扶義而西於是帝不得辭此又見帝初無心於入關也自時厥後與項羽相持於崎嶇戎馬間爭頃刻之命者屢矣鴻門之圍彭城廣武之圍其備甚踈其力甚窘而皆能脫一生於萬死之中此非天有以相之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方其入關之初羽以百萬之師叱咤長驅目中已無關中矣項伯羽之季父以張良之故為帝緩頰

於羽羽至陸梁且降心忍氣與帝周旋於盃酒間及亞  
父之謀一發項莊之劍已跳躑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  
獨以身翼蔽於前未幾樊噲得以攘臂而入一怒之餘  
羽氣已索帝得脫身於項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  
四顧吾屬為虜之言始不知其所從出人謂鴻門之  
圍項伯實脫之吾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天之奪項氏  
之鑿而喪其魄也久矣彭城一役帝方哆然高會不虞  
楚兵之躡其後及一覆於睢水之上三匝之圍未解而

大風冥晦帝僅得免此固天之相帝昭昭者不必深論  
至如滎陽一戰羽聽增言兵圍愈急是時漢之援兵未  
至楚全而漢孤事勢緩急不問可知紀信在軍中時碌  
碌無聞非有智謀勇略出諸臣之右者一旦乃能奮不  
顧身稱降誑楚帝既突騎而歸而信之肝腦已膏於楚  
人之斧鉞矣信之此舉誰實使之或者天心眷眷於赤  
帝之子則必假手於草莽之臣不然漢事去矣信之一  
死劉氏四百年社稷於此乎決是豈可以易言哉遲遲

踰年而有廣武之役羽張其撫劍疾視之威帝非不知力非其敵而乃致辭問罪從容暇豫如平時今觀其責羽之辭義氣激烈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為之感動乎想夫伏弩潛發之時天地鬼神已森列於漢王之左右是則帝之所不能為者人也所能為者天也生死臨乎其前帝不為之少懼者亦恃其有此爾楚雖強其如天何哉垓下之敗羽始有此天亡我之言何知之晚也他日帝告吕后亦以布衣取天下歸之天命帝